

目 录

导读一 孔子其人其事 / 1

导读二 孔子的学说及主张 / 11

导读三 《论语》一书的核心概念 / 27

学而篇第一 / 001

为政第二 / 028

八佾篇第三 / 053

里仁第四 / 076

公冶长第五 / 095

雍也第六 / 116

述而第七 / 138

泰伯第八 / 165

子罕第九 / 181

论语

新解

论语

新解

乡党第十 / 202

先进第十一 / 216

颜渊第十二 / 231

子路第十三 / 246

宪问第十四 / 265

卫灵公第十五 / 290

季氏第十六 / 310

阳货第十七 / 320

微子第十八 / 337

子张第十九 / 346

尧曰第二十 / 358

后记 / 362

学而篇第一

“学而”为首篇，源自取其每篇第一章开头两个字。本篇内容丰富，大多涉及孔子及其弟子的职业道德，如何当老师，如何做弟子，怎样做执事，怎样为政做官。总而言之，这一章是如何做一名君子的总纲。本篇首章和第七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二章最为重要，但历来释读多有差错，需认真辨析。

1-1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◆ 译文

孔子说：“学了而且时时地复习，不就亦可以讲说吗？有一个有钱的人自远方来（求学），不亦是快乐（的事）吗？那个人不聪明而（我）不恼怒，（我们）不亦是君子吗？”

◆ 解字

学。“学”（學）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从白从爻从宀从子，四个字根分三组会意，表示孩童在室内学习用双手演算算筹。学的本义指学习。“学”在《论语》一书中有64处。前者如《为政篇》：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后者如《述而篇》：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；闻之不知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”。

习。“习”（習）为会意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从羽从目标字根日（白），构意源自雏鸟练习飞行。雏鸟学飞，必须瞅准目标，从一棵树飞往另一棵树。雏鸟学飞，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练习。习的本义为反复练习，可以译为“温习、复习”。 “习”在《论语》全书出现三次，一处是本篇第四章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于吾身；

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？”另一处在《阳货篇之二》：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。

亦。“亦”是依托象形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乃是在“大”形人物的两腋下边各增一点，以胳肢窝下的腋毛表示两边都有义。“亦”的本义为两边都有。亦的腋窝义由增符后的“夜”及转注后的“腋”字所继承，“亦”则表示分化后的两边皆有义，相当于现代汉语表示重复的副词“也”。引申后，表示仅限于某一范围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“亦”与“乎”连用时，含有强调及反诘义，如《述而篇》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”《卫灵公篇》：“子路愠见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”

说。“说”（说）是“兑”字的本义转注字。“兑”字从兄从八：兄为能够说话的大男孩，在此用为诉说；八表两边。“兑”的本义为向两边诉说，引申后又有兑现义。在“兑”的左边增添表示话语的“言”，以转注后的“说”继承兑字的言说义。说的古音读为“税”。

“说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一书释曰：“兑，说也。说，释也。从言兑声。一曰：谈说”。此处“说”字同《八佾篇之三十二》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”。同《阳货篇之十四》“道听而途说，德之弃也”。

朋。“朋”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，写作“𠄎”，构形源自对一串（两系）货贝的示意性描摹。金文在右边增添表示提拎的手形又，写作“𠄎”，小篆字体写作“𠄎”。“朋”的本义为货贝的单位。郭沫若认为五贝为一系，两系为一朋。“朋”字引申后，又指共同花钱的人。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世并举而好朋兮”。又如《新唐书·李绛传》：“趋利之人，好为朋比，同其私也”。“有朋自远方来”意谓一个有钱人自远方前来求学。“朋”在此指子贡或司马牛那样有钱的学生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单言“朋”者，仅此一处。言“朋友”者有三处。如《公治长篇》，子路曰：“愿车马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蔽之而无憾”。《乡党篇》：“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”。《学而篇》：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

乐。“乐”（樂）是会意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从木从双幺从白：木表树木，双幺表示松柏树上流淌的黏脂（如同丝绳），“白”则表示柏树的籽实。“乐”的构意源自上古先民用作篝火材料的松树柏树（因含有油脂，砍倒便能燃烧，其他树种无此功能）。“乐”的本义为有用的植物（此义转注为药）。由篝火晚会时的歌舞引申出欢乐义，引申出音乐义。此处用其欢乐义。

知。“知”是“智”的省形假借字。“智”字金文作“𠄎”，从夫从口从于从目标字根日，构形源自弓尺（圆规）可以画圆量方。“智”的本义为聪慧（能够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）。省去下边的目标字根“日”，便创设出假借字“知”，表示知晓、知道义。此处“知”字乃是“智”的省形替代字。“不知”即不智、不聪敏。

愠。“愠”是形声字，从心显声：“心”为类旁，表示与人的内心情感有关；“显”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温度上升义（“显”字从日从皿，构意为日晒使水温升高）。愠的词义为心中火气上升。《说文》释为：“愠，怒也”。此处用为恼怒。

◆ 探激

古往今来的学者，视而不见“学”字与“习”字的概念差异。究其原因，他们相信“说”字是“悦”字的通假。相信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不会写“悦”字。或者，为了与下一句的“乐”字相区别，故意写了一个错别字。

说话的“说”，为什么不能解作讲说？为什么要当作“悦”字？是古代的圣贤脑子有毛病，还是我们的脑子有毛病？“学而时习之”，不就是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。“知新”与学相当，“时习之”便是温故。“可以为师矣”，不就是讲给他人听吗？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可对译为：有一个有钱的人自远方来（求学），不亦是快乐的（事）吗？这里的“乐”读作“悦”，本义为欢快乐愉（不是前边的那个假“悦”真“说”）。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，叫作《朋党论》。成语中有“狐朋狗友”一词。我们见过一同狩猎的狗，见过一同吃肉的狐狸。你见过一同捕捉野味的狐狸吗？显而易见，“朋”与“友”字的词性完全不同。

“朋”在文句中，可直译为“有钱的哥们”，也可译为“一块花钱的人”。“朋”便是子贡或司马牛一类的有钱人。如果你是老师，如果你办了一所民办大学，见到有钱的学生前来上学，你不就是“贤贤易色”，乐得屁颠屁颠吗？

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可对译为：那个有钱的人不聪明而（我）不恼怒，（我们）不都亦是君子吗？这里的“人”指上句的“朋”。“知”则是“智”字的简省体。“不知”即“不智”。这个有钱人不聪明，但仍想学习，故而从远方来求学，并且带来了“束脩”。这个不太聪明的有钱人，乃是“有教无类”的典范，孔夫子则是“诲人不倦”的典范。所以，老师和学生都是君子。

这三句话是孔子的“自述”，是他老人家一生的行状：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秉

承“有教无类”的平民教育家（私立学校的创立人）。因此，他的学生中有颜回这样的穷人，也有子贡一类的有钱人。当有权势有钱财的人慕名前来求学时，孔子不仅得到了“束脩”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证明了自己办学的成功——有钱人从远方慕名而来，如此，又怎能不乐在其中呢？这就是孔子将门下弟子分为“先进（来的）野人”和“后进（来的）君子”的原因（参见《先进篇之一》）。

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，秉承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学生有穷富之分，更有愚钝聪明之别。无差别地把诲人不倦施加他们身上，这样的先生，在今日已是君子，两千年前更是君子。

拜读古典文献，也就是读经，必须研究文字学。正如宋人郑樵所云：“古人之言，所以难明者，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，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；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，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日之难明也。”

《论语》以此为第一章，就像迎风招展的大旗。如果连这面大旗都看不懂，不如回家买红薯。千万别去当老师，误人误己！

◆ 群言

钱穆：学能时时反复习之，我心不很觉欣畅吗？有许多朋友从远而来，我心不更感快乐吗？别人不知道我，我心不存些微怫郁不欢之意，不真是一位修养有成德的君子吗？

杨伯峻：学了，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，不也高兴吗？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，不也快乐吗？人们不了解我，我却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

李零：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，导师给他们训话，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。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，你们来到我的门下，听我传道，按时复习，乐在其中。第二乐是和同学在一起，你们不光自己学，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，成为你们的同学，弦歌一堂，岂不快哉？第三乐是师门以外，别人不了解，千万别生气，因为你学习的目标，是成为君子，学习是为自己学，别人不知道，照样是君子，你有君子的快乐。内心的快乐，不也很好吗？

1-2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

◆ 译文

有子说：“一个人的为人，对父母孝敬，对兄弟友恭，却喜欢犯上作乱，那是很稀少的。君子致力于根本，根本立牢了，合乎道义的行为就生成了。孝和弟（悌），不正是仁德的根本吗？”

◆ 解字

孝。“孝”是会意字，甲骨文作“𡥉”，从长从子：长表年长之人，子表孩子。“孝”的构意源自孩子搀扶老人。“孝”的本义为孝敬老人，《说文》解为：“孝，善事父母者”。

“孝”是孔子以仁为核心，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。孔子认为，孝的根本是“敬”。“今日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（《为政篇》）孝子的行为必须合于“礼”。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。而且，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（《里仁篇》）。

孔子关于“孝道”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巨大。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学说，提出了“亲亲”的孝道原则，其主张的“尊亲、事亲、事君”都源于这一章的“孝弟务本”。

弟。“弟”是会意字，从弋从己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乃是对尾部有系绳标枪的描摹。“弟”的构意源自系绳对标枪的顺应；标枪在前，系绳在后；标枪投出，系绳展开；标枪不动，系绳便缩聚一团。“弟”的传递义由后造形声字“递”字所继承，“弟”的次序义由后造转注字“第”字所继承，“弟”则引申表示同父或同母但比自己年纪小的男子。引申后，又表示儒家道德范畴中兄弟之间的行事原则，即恭顺和友爱（兄则友，弟则恭）。此义由后造形声字“悌”字所继承。“弟”字引申后，又表示学生，即弟子。《论语》一书中，“弟”字用为十八处。用为“悌”者有四处。孔子重视“悌”这一品德，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，把弟与孝并称，视之为“仁之本”。后来，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，强调“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”。

鲜。“鲜”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𩚑”，从鱼从羊：由鱼和羊肉刚宰杀时的腥味，表示新鲜义。又由新鲜鱼肉羊肉保存时间短，引申出稀少义。此处用其引申义。

本。“本”是指事字，金文作“𣎵”，乃是在表示树木的“木”字根部增添指示性的一横，标示此处是树木的根部。本的本义为树木的根部。引申后，泛指事物的根本、基础。

道。“道”字的甲骨文字体迄今未见到，最早的文字例证出自金文，即青铜器上的铭文。金文的“道”字有两款，一款写作“𨇗”，从行从止从首；另一款写作“𨇘”，从彳从止从首。行与彳都是源自道路的象形字根：“行”来自十字交叉的道路路口；“彳”则是行的省形，通常表示端直向前的一条道路。从造字意念上讲，行与彳在“道”字中的表意完全相同，都表示人们行走的道路；“道”中的“止”则以脚趾之形表示人迈步行走（行走者留下的脚印）；“首”则是一个源自人的脑袋（首级）的象形字根（上边是头发，下边是人的鼻子）。

“道”字以彳、止、首三个字根会意，表示可以看清对面来人面孔（首级）的大道。《说文解字》一书释为：“道，所行道也，从辵从首，一达谓之道。”（《说文解字》一书将“彳、止”合为一个部首）。道，便是将路裁弯取直，人工修筑的大路；道便是一通到底，直达目的地的大路。“道”在《论语》一书中有四种用项：一是道路；二是由走那条道引申出的主张义；三是用为“导”；四是用为“天下有道”之道，即好的政治局面。此处“道”为“夫子之道”的简省，可译为主张道义。

仁。“仁”是会意字，秦简文字作“𠤎”，从人从古文上。“仁”的本义为上等人，即春秋时代的上层统治阶级（与广义的民字相对立）。引申后，又指统治阶级中的精华部分，即上层社会中的君子们（与小人一词相对立）。这就是果仁之仁的由来。又由此引申指君子们应具有品行，即仁德。此处“其为仁之本与？”其中的“仁”可译作“仁德”。

◆ 探微

有子是孔子晚年的弟子。姓有名若，字子有，号有子。春秋末鲁国人。其体貌状似孔子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，孔子死后，弟子思慕老师。有若状貌像孔子，弟子共同立他为师，敬之如孔夫子。可见，有若说的这段话，也就相当于孔子所说。

孝悌不仅是农耕家庭结构的基本准则，更是东亚封建社会的支柱，有了孝悌，而后便有了忠恕。从社会结构的功能类比上讲，国家实际上便是家国。君王、皇帝把天下视作自家，民众百姓则把邦国视作大号的家。道义因此由家延及到国：忠从孝开始，恕从弟开始，由父子延及到君臣。儒学因此奉孝悌为本。

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在于地缘：中国的北方有一片黄土高原，这块黄土土地的最大特点是土质松软，很难长成成片的大树（大风一吹，大树便会被刮倒）。

即便长满了荆棘灌木丛，也很容易被连根拔起，火烧而后成为一片肥沃的良田。拜上天所赐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农耕民族。试想，欧洲的黑土地上，长满了参天大树。在石器时代或者青铜时代，抑或铁器时代，你凭一把斧子，怎么把一亩参天大树砍伐刨根，使之成为一亩良田。

我们的祖先继两河流域、尼罗河流域之后成为最具效率而且最彻底的农耕民族。常言说，在农业生产中，土地是母亲，劳动力是父亲。母亲和父亲结合后便生出了丰衣足食这个儿子。但是，劳动力有生长、使用、衰老的周期。劳动力的生成可以由人的动物本性，即父母对子女的关爱，因呵护天性而养育所成。但是，所有动物的衰老期都不需要得到关爱和帮助。动物从衰老到死亡之间的时间越短，越符合种群利益的最大化。腾出生存资源，让新生命得到生存机会。在群团类动物中，雄性动物的衰败过程更为残酷，也更为短暂。

有了思想和自我意识的人类，尤其那些年迈的老男人，压根儿不愿意像动物那样，在没有任何帮助下悲惨地死去，为自己的子孙腾出生存空间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的老男人产生了“养儿防老”和“入土为安”的基本需求。

进入农耕文化的全盛期后，男性作为农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，很快便颠覆了商代社会的王权母系制社会，进入全面的王权父系制社会。父亲成为家庭的主宰，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的领导者和承担者。由于农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，经验在这里不可或缺。父亲，不仅是土地的拥有者，也是经验的拥有者。如何维护父系农耕家庭的经验传承，克服人性中由来已久的雄性取代本能，使处于劳动力衰败期的父亲仍能长久存活，长久地拥有家庭领导者这一权力，孝敬文化因此得到进一步发扬扩大。孔子生逢此时。尽管他三岁丧父，十五岁丧母，从未对父母履行过“孝道”，更不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苦衷。但他却发扬光大了中华文明最为独特的孝悌学说。

孝悌文化由此产生，孔子是孝悌文化的始作俑者。有意思的是；孔子是母系走婚制“野合”的产物，但他却在倡导父系小农经济的孝悌观念。

1-3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◆ 译文

孔子说：“（能够）花言巧语（能够）使脸色变换者，少有仁爱品性。”

◆ 解字

令。“令”是会意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上为倒口，下为跪跽的人形。“令”的构意源自一个人对跪着的人发布指令。“令”的发布义由转注后的“命”字所承继——在“令”中又增加了一个口，“令”则表示分化而出的指令义。引申后，又有“使之”义。“令色”，即使脸色变化。

色。“色”与“危”为同源分化字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从厄从人，构意源自双手扼住一个人的脖子。“色”的词义由扼住脖子后脸色变红变紫而来（“危”则表示危殆）。“色”的本义为脸色，引申泛指颜色。此处用其脸色义。

◆ 探微

能够花言巧语，能够让脸上的表情随时变化，甚至老泪横流，一种人是演员，另一种人便是伪善者。尽管后者常常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，但这种人仍然缺少仁爱之心。孔子痛恨一切伪善者。因为，伪善者常常装扮成假君子，假君子扰乱了真君子的价值功用。在孔子心目中，仁爱是君子的试金石，缺少仁爱者绝不是君子。“鲜矣仁”者一定是伪君子，一定是个骗子。

刘兆英先生在《论语新释》一书中说：“伪善是用来骗人的。因为‘巧言令色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，所以孔子撕下这些人的假面具，指出这些人缺少真诚，没有‘仁’，令人憎恶。这句话很可能是指向执政者的，因为这些人最喜欢使用伪善的面孔出现在人民大众面前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巧言令色的角色。”

1-4

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◆ 译文

曾子说：“我每日从三个方面反省我自己：为他人谋划是否有不忠？与朋友交往是否不讲诚信？（先生）传授的德行是否没有实践？”

◆ 解字


吾。“吾”是会意字，从五从口：五表手掌，口表示嘴。“吾”的本义指用手掌捂住他人的嘴。“吾”的本义由转注后的“捂”字所承继，“吾”则表示由被人捂住口时辩解而生发出的自我义。“吾”与“我”构意不同。在古文中，前者表示单数第一人称，后者通常表示复数第一人称。

省。“省”是会意字，甲骨文作，目上为放射字根，构意源自一个人用目光四处巡视、寻找东西。“省”的本义为省视、省查。由对一片土地、一条道路的视察引申出“行省”概念。如陕西省，广东省。此处用其本义。

“三省”，可译为三次反省，但此处的三又含有三个方面，即每天从三个方面反省。

谋。“谋”是形声字，从言某声：言为类旁，表示与言语有关；某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果实甘甜义。谋便是把话说得像果子一般甘甜。又由说话甘甜者必有所图引申出图谋、谋划义。又由此引申出谋略义。此处用其谋划义。

忠。“忠”是形声字，从心中声：心为类旁，表示与人心有关；“中”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围绕一点旋转义（甲骨文的“中”字，构形源自氏族居住地中心广场上的旗帜）。所以，忠的本义为一心一意环绕一处（某人或某个集团）。

信。“信”为会意字，早期金文作，从人从口，以行走之人的捎话表示口信义。后期金文改为从人从言，但信的口信义未变。由捎话给人时的不增不减、原话原说引申出诚信义，由诚信义又引申出信任义。此处用其诚信义。

传。“传”（傳）为形声字，从人专（專）声：人为类旁，表示与人的行为有关；专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纺砖转动义。“传”便是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东西或话语传递过去。引申后，又有传授义。传不习乎？即（老师）传授的德行是否没有实践（复习）？因为孔子宣教的内容大多为礼仪德行，因此，“习”字可译为实践。

◆ 探微

曾子。孔子的弟子，姓曾名参，字子舆。春秋末鲁国南武城（今山东平邑）人，小孔子46岁。孝道提倡于孔子，遵行于曾子。战国时的子思、孟子对他大加推崇，

阐扬其学说而成为儒家的一大宗派。《大戴礼记》一书中载有他的言论及行事观点。

本篇前四章，两章为“子曰”，一章是“有子曰”，一章是“曾子曰”。孔子说的肯定是孔子的主张，有子和曾子说的则是孔子传授的学说。由此可见“师传时习之”的力量。

“为人谋”，和“与朋友交”都讲人际关系，前者讲侍奉上级，后者讲交友，似乎与“传不习乎”并不在一个层面上。此处为什么要三事并列？实际上，追随并尊行老师的教导也是一种人际关系，也是一种伦理道德。

1-5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◆ 译文

孔子说：“导引（治理）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（必须）恭敬于事而有信用，节省费用而爱人，役使民众选择（农闲）时间。”

◆ 解字

道。“道”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𨛵”，从彳从止从首，构意源自西周时期修筑的从宗周镐京通往成周洛阳的周道。“道”的本义为对面可见来人面目的直通大道。“道”与“路”的区别在于：路指由足走出来的小路，道指人工修筑的大道。此处“道”字用为“导”（導）。因为“道”是“导”字的初文。此时，“导”字尚未创设出来。

乘。“乘”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𨛵”，从大从木从舛，构意源自一个人跨腿站在大树上边。“乘”的本义为在其上，引申泛指驾乘马车。又用为马车的量词。“千乘”即一千辆马车。

敬。“敬”是会意字，从苟从攴。其中的苟为依托象形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乃是在跪跽的人上部增添两只狗耳朵，表示人像狗那样低下驯服。在“苟”字左边增添表示击打的“攴”，便创设出会意字“敬”，表示对权势必须恭顺。“敬事”即恭敬于事。

节。节（節）是形声字，从竹即声：竹为类旁，表示与竹子有关；即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俯就饮食义。“节”便是可以盛装水或食物的一节竹筒，引申指竹节。

又由竹节的一节一节使用引申出节约、节省义。此处用其节省义。

用。“用”为依託象形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乃是在表示肛门的“凡”上增添表示草棍的一竖（上边一点表示人屎）。“用”的构形源自古人拉屎后用草棍枝条擦屁股（后来的达官贵人用厕筹）。“用”的本义为可用之物，引申后，又有使用义。此处可译为费用。

事。“事”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从干从口从又：干表干权，口表城邑，又表手，构意源自手持干权前往他处城邑征伐（同源分化出吏、事二字）。“事”的本义为征伐之事，引申泛指事情（“吏”则表示分化而出的委派、役使义。此义由转注后的“使”字所继承，“吏”则表示引申后的官吏（头领）义）。此处用其事情义。

民。“民”是会意字，甲骨文作“𠄎”，从目从直出字根十，构意源自见到统治者只敢眼睛盯着地面（不敢抬头直视）的被统治者。“民”的本义为农奴（在商周时代，指与统治阶层不同血缘族群的被统治者）。先秦时期的“民”与“人”也有十分明晰的地位层级义，即社会阶级意义。“民”在最下层，故称庶民；“人”在中间，君子和圣贤则在最上层。

时。“时”（時）是形声字，从日寺声：日为类旁，表示与太阳运行有关；寺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持拿义。“时”便是某一段能够把握利用的时光，引申泛指时间。又由此引申出时机义。此处用其时间义。

◆ 探微

《论语》一书，好用三分法来说事：第一章讲“说乎、乐乎、君子乎”的三件事；第四章讲曾子说的三省吾身的三件事；此章又讲，导引千乘之国的三件事，即“敬事、节用、使民”三件事。

在“敬事而信”中，恭敬于事是行为和表现，“信”则指结果：守时是一，说话算话是二，实事求是是三。恭敬于事不难，难在“信”的实现。

同理，节省费用的目的是爱人，因为爱人所以要节省人力物力。由此观之，花费最少的政府就是爱人的政府，花费多的政府就是不爱人的政府。

在孔子时代，人与民指不同的阶层。所以，民是一定要使唤的。关键的问题是，“使民”一定要选择时间，即孟子所说的“不违农时”。因此，“使民”在“节用”之后。

此章说给谁听？说给执政的大小官员听！
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◆ 译文

孔子说：“孔门弟子，进入（校门）则孝敬先生，出了（校门）则要兄友弟恭。话语严谨而讲诚信，博爱众人并亲近君子；躬行实践后如果还有精力，则需要学习文化。”


◆ 解字

谨。“谨”是“仅”（僅）的假借字，“僅”则是“堇”的本义转注字。“仅”的本义为人生人，一次只生一个，即仅仅只生一个。谨借僅的形、音、义，以言置换本字的人旁，以假借后的“谨”字表示一次只说一句话。此处“谨”字用为严谨。

众。“众”（眾）为会意字，甲骨文作，上为目标字根日，下为三个行走之人。众的本义指奔向同一目标的许多人。引申泛指很多人，即众多。此处用其引申义。

亲。亲（親）是形声字，从见（見）亲声：见为类旁，表示与（人们）相见有关；亲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（凿子）裂木为板义，即分开。“亲”便是分离后的亲人重新相见，因而有亲人义，又有亲热、亲密义。“親”为繁体，简化字省形为“亲”。“亲仁”即亲近君子。此处“仁”指君子。

行。“行”为象形字，构形源自十字交叉的两条大道。“行”的本义为直路上的横穿之路。引申后，有行列义，又有行走义。此处用为行走，即躬身实践。

以。“以”字是一个具有图画味的会意字，甲骨文作，从人从厶：构意源自手执绳套的人准备套取面前的动物。“以”的本义为凭借、倚仗，可用在其他文字后面构成联合词组，如“是以、所以、何以、可以”等；也可用在其他文字前面构成双音节词，如“以前、以往”。此处用其本义，即需要（凭借）。

文。“文”是象形字，甲骨文作，构形源自母畜（牛）发情时的生殖器（“文”与“闻”同一音系）。“文”的本义为发情时的母畜（牛）生殖器（可

用为吝、产、紊等字的构字符号)。由母牛生殖器发情时的变色及流出黏液，引申出纹路及文采义。又由纹路引申出文字、文化义。此处用其文采义，即一个人的外在的知识风貌。为使文句通顺，可译为文化。

◆ 探微

此段话乃是孔门弟子的守则：入孝、出悌、谨信、爱众、亲仁、学文。六条守则，由易到难。

入、出指的是进出校门，也包括一个人在家里家外的行为准则。这里的“悌”字同前文“其为人也孝弟”中的“弟”。入孝出悌便是《三字经》中的“兄则友，弟则恭”。遇见同辈中比自己年龄大的，便是恭敬，遇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则要友爱。

“亲仁”的“仁”，指的是君子，即有仁爱品德的君子们，用的是“仁”字的引申义。

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。即躬行实践后还有能力，便应该学习礼仪和《诗》等外在的形式类东西。此处的“文”同《雍也篇之十八》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”。

1-7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。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”。

◆ 译文

子夏说：“拿人钱财时要变换脸色（表示出感激之情）。为父母办事，能竭尽心力；为君王办事，能投入全部身心；与朋友相交，说话要有信用。（这类人）虽然说自己没（拜师）学习过，我必定说他已经（拜师）学过了。”

◆ 解字

贤。贤（賢）是形声字，从贝叡声：贝为类旁，表示与货贝有关；叡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伸手摘取义。“贤”便是手疾眼快能够求取货贝的人，本义指有钱人。《说文》释为“贤，多财也”。如“见贤思齐”一语，原本的意思是说，见到有钱人，便想与他一样有钱。后来，又由此引申出贤能义。此处“贤贤易色”一语。第一

个“贤”字用为使动用法，即拿取；第二个“贤”字表示钱财。

易。“易”是会意字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乃是在鸟的翅膀处增添三撇（乃晃动字根），表示鸟禽扇翅起飞离去。“易”的本义为由一处飞往另一处，即变易停留之处。由水鸟飞禽在飞、走、游三种状态的自由变换，引申出容易义。此处用为泛化后的变易义。“易色”即脸色变换。

致。“致”是形声字，从支至声：“支”为类旁，表示与击打驱赶有关；“至”为声义旁，表声且表到达义。“致”的本义为强迫使之抵达某处，引申泛指达到。此处“致”字用为抵达，可意译为投入。

◆ 探微

子夏，小孔子44岁。姓卜名商，字子夏，春秋末晋国温县人，曾经做过莒父宰。子夏才思敏捷，研究问题多有独特见解。孔子赞许他：“起予者商也”。孔子死后，子夏到魏国讲学，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厘等人皆受业于子夏，后又为魏文侯师。孔子子夏学派由此而起。

“贤贤易色”一句中，前一个“贤”字作动词，即拿取，后一“贤”字用为名词，即有钱人。“易色”即变换脸色。此处“易”字用其本义。“色”字也用其本义，即前文“巧言令色”的“色”。

自古以来，如何解读“贤贤易色”，成了文字训诂学的一道试金石。杨伯峻先生不识“贤贤易色”四字的形、音、义由来，只好从整个文句上揣摩。他依据后边三句话一句讲“事父母”，一句讲“事君”，一句讲“与朋友交”。因而推测“贤贤易色”也应该是指某一种人事关系吧。杨先生认为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，视作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。所以这里讲的是“对妻子，重品德，不重容貌”。因为“易有交换、改变的意义，也有轻视（如言轻易），简慢的意义”，所以，杨先生把“易色”解为“不重容貌”。

不识古文字的李泽厚先生依据杨伯峻等人的解读，稍加改动，把“贤贤易色”译为“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”。

显而易见，古文典籍决不能这么不着边际地对译，训诂学者应该寻求每一个字的形、音、义由来，尤其是关键处的文字！

子夏与孔子有一个相同之处，他们都是“好为人师”的先生，门下有弟子学生，都会接受弟子们孝敬的“束脩”和捐赠的钱财。因此，孔子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子夏则会说：有弟子孝敬，不亦贤贤易色乎？